

平克的“语言本能”学说和人本教学思想及其实践

刘 葳*

[摘 要] 本文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平克的“语言本能”学说为理论依据,提出了“人本教学思想”。文章分析了在“人本教学思想”指导下对外汉语教学的原则、教学方法、教师和学生角色认定、教材及测试的特征和作用等方面的问题。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作者以“把”结构的学习为例,提出了“句式练习法”。试验表明,与传统的句法练习方式比较,以“自然语境”、“语义提示”等为特征的“句式练习法”可以更为有效地减少学生“把”结构的语法偏误。

[关键词] 语言本能学说;人本教学思想;句法练习

[Abstract] Inspir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linguistic-ideology, advanced by Steven Pinker, professor from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this paper features a humanistic teaching proposition, under which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theoretical principles of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teaching approach, the role identity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during learning, the function of textbook and language test, etc.. Discovering the fact that interlingual sentences with correct syntactic structures make up the greatest proportion of all grammar errors,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a practice aimed to eliminate and reduce this type of error and improve student's performance in choosing sentence patterns correctly. This teaching practice, called “句式练习法” is implemented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humanistic teaching approach and uses an example of learning the structure of “把”.

[Key words] language instinct; humanistic teaching; teaching practice

一、平克“语言本能”学说对语言教学法的启示

平克(Steven Pinker)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认知神经科学中心主任。在他的代表著作《语言本能》一书中,平克介绍了“语言本能”学说,其中的几个重要概念如下:

“语言本能”,平克认为语言是人类的一个“心理的器官(psychological faculty)”,或称作本能(instinct),比如蜘蛛天生会结网,是因为蜘蛛的大脑给予了它结网的冲动与完成结网的能力。人类大脑有专门负责实现语言本能的神经回路,使得我们可以轻松自然地拥有这个能力,就如同我们拥有记忆的能力一样。

* 作者简介:刘葳,美国密歇根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教师,研究方向为对外汉语教学。

“思想语言(language of thoughts)”,这是一种没有特定的字词和文法结构的语言,没有语言和文字的人也可以有思想的语言。人在思考时所运用的并不是一种特定的语言,如中文或英文,而是思想的语言。因此,习得一种语言就是知道如何将思想语言翻译成一串的字,或是将一串字转换成思想。人有本能和冲动来完成这一工作。

“心理词汇及心理语法(mental grammar)”,“心理词汇”组成了语法深层结构,而“心理语法”是人的大脑中的一个控制或设定,它可以用深层结构中的有限的“心理词汇”制造出无限的句子。这是语言由深层到表层结构的运作方式,是用规则把字组合起来,并将概念之间的关系传递出去的过程。

《语言本能》引述了大量从生物进化学、神经网络模式、基因图谱、遗传学等研究中得到的证据,以支持作者的基本立论,即语言是一种“本能”,而不是近代传统曾经提出的“学习的结果”。我们这个物种原本就被设计成具有语言沟通的能力,并且在大脑中都拥有一种心理语法的模块。当人类幼年在族群生活中习得了基本的语词发音与各式概念之后,运用我们与生俱来的内部转换,便能透过彼此约定好的规则,达成各类具体与抽象的沟通。

我想到一个例子,可以揭示这个语言生成的自然流程:我们都看到过电梯中的显示楼层的数字,它原本并不是由一系列数字组成,而是一个由一些点组成的数字“8”,它已预先被设定好,并由一个软件来控制,乘客根据需要按动电钮,相应的一组点就亮起来显示出楼层的数字。这个过程就好比语言的生成转换过程:这些组成数字“8”的点就好比是心理词汇,数字“8”就是由心理词汇组成的语言的深层结构,它已预先被设定在了人的大脑里,一个心智软件,即心理语法可以在你需要时将深层结构转换成你所需要的一种语言的具体的表层形式,这些表层形式就是那一组组亮起来的灯。

这一理论给语言教学以很大的启示——习得语言并不是学习几十个或几百个规则,而是要开启一个心智软件,使心理语法在使语言从深层向表层转换时能有效地工作。人类,无论是幼儿还是成人,习得语言的自然途径是一致的。去了解语言,以使用语言沟通,即去学,去说,这都是本能。经过必要的引导和实践,人本可以自然地发展出这项技能,不用刻意地进行训练。语言能力已经在那儿,外力对于它的意义只可能是把它激发出来,发展起来,而不是要从无到有地把它训练出来。

如果不经训练,那么表层结构的规则是怎么得到的呢?平克认为,文法能力是天生的。实际上我们的大脑原来就期待独特、细致的文法规则,这些规则在实践中有的被保存了下来,有的被抛弃。假如重复这个经验(注意不是记忆)足够多次的话,学习者的某一区域的神经网络就会发展得和说这种语言的人越来越接近。由此我们可以得知,表层结构的规则是通过不断的试验而得到的。经过试验,我们的大脑会总结经验教训,比如什么规则有效,什么规则无效,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不合法的。同样的经验得到多次验证后,合法的规则就被强化而最终保留下来,而不合法的规则被弱化,最终会被赶出心理语法。

与传统的方式不同,我曾经尝试用下面的方法给学生上他们人生中的第一堂汉语课:一上来我就用英语说:“My first English sentence is ‘I love my motherland’. What would you like your first Chinese sentence to be?”学生觉得有趣,想了想,有人问,用中文怎么说“中国菜很好吃”,“我喜欢中国文化”,“我爱你”等等,有的句子还很长,我把这些句子写下来,注音时告诉他们这是帮你们发音的,标调时告诉他们这可以帮你们说得富有韵律和节奏,写汉字

时简单介绍了一下汉字的特点和书写规则。我写了八个句子,学生问这问那,我一一解答。后来,学生自己说出了“我要去中国”,“中国父母打孩子”这样的句子,虽然词语是我帮他们翻译的,但他们自己已经发现中文的句子结构是 SVO 以及主词、受词和动词的位置关系,而一个来自日本的学生居然发现了中文和日文一样是“以主题为主(topic-prominent)”的语言,说出了“中国人多,美国车多”这样的句子。

通过一个多小时的授课,我有两个发现:第一,只接触了几个句子,学生就意识到,在汉语中,动词也有点“专制”(“despot” Pinker, P113)这样的语言事实,因为在生成表层结构时,动词好像总是在喊:“给我一个受词!”确实是的,任何语言的动词都需要一些配备,在输入语言信息时,学习者的语言本能会让他意识到动词有什么需要,如施事、受事的位置,是 SVO 还是 SOV 格式。几乎所有的语言都是 SVO 或 SOV,主词都是在受词的前面,动词和它的受词都是紧密地联接在一起的,问句的形式也是有规律的,这意味着语言表层结构的规则对成人学习者来说可能是更容易捕捉到的。当学习者的这些语言实践的结果被重复验证确认后,他就可以将深层结构转换成表层结构,说出无穷多的句子。因此,运用心理语法,使深层结构上升到表层结构,这是一个在习得语言的过程中所作的文法分析的心智流程,是一个学习者自主的过程。

二、人本教学思想——原则和方法

我们已有一个共识,就是教师的教学方法反映了这个教师对语言本质的理解和认识。如果我们认为语言是人类的一种本能,那么这一思想对教学法的启发意义是什么,从中发展出来的具体的教学法又是什么呢?因为这种方法是作为学习主体的学习者本人作为中心,是符合人类自然习得语言之道的方法,即以学习者是学习的发端,是学习过程中唯一的中心,是学习的目的,所以我们称它为“人本教学思想”。虽然“人本”体现的意义更多的是在教学的指导思想上而不是在具体的教学方法上,但在“人本”精神的指导下,我们完全可以发展出语言试验法、验证经验法、试错法等具体的操作方法。下面根据我的教学尝试和思考提出“人本教学思想”的核心内容。

1. 教学原则

根据“语言本能”学说,语言有一部分是要学的。语言习得机制并不是一套天生的文法,而是在进化中形成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使人可以学习语言的各种不同的表层结构规则,使他的文法和其生存的环境一致。问题是学习应该采用怎样的方式。语言本能是学习者自身的能力,学生是学习的发起者和整个学习过程中的唯一的中心,学习过程是一个自主的发现、悟“道”的过程。这里的“道”就是心理语法。教师并不是学习的发端,即学习计划和内容并不应主要由教师来制定。教师的作用是在学习和心理两个方面提供积极的和高质量的辅助。

2. 教学方法

前面提到语言能力并不是通过训练获得的,而是首先要让学习者意识到他用目的语表达和交流,也就是表达他的思想语言的本能和需要。意识到需要,才能调动本能,语言能力

才能得到实现和发展。语言本能之于人,就像长鼻子之于大象,是天生的独特的器官。怎样更好地发挥象鼻子的作用使之对大象的生存更有利,具体来说就是使它能更灵活地拔草、探路、喝水、洗澡、闻味、呼吸、摘果。实践证明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通过诱惑进而激发本能。实际上,大象原本就会用鼻子做这些事情,它只是需要在自己的试验中验证自己的行为哪些是有效的,哪些是无效的,从而最终使熟练运用长鼻子成为它的生存能力的一部分。

平克的理论也说明了“文法的发展并不需要明显的练习”(“Grammar development does not depend on overt practice” Pinker, P280),虽然这和我们以前的认识和做法大相径庭,但我们也不必为此感到惊讶。训练、校正、记忆、惩罚等方式不但在实践中被证明鲜有成效,而且它更是人类在获得语言能力途径上的羁绊,因为它打击了学习者进行试验的动力和勇气。可以想象,具有“人本教学思想”的课堂教学,一定不是一幅老师指挥学生做这做那的紧张而有序的景象,而是同学之间或学生与老师之间就语言试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的自然、轻松而随意的交流。

3. 教师

运用心理语法,使深层结构上升到表层结构,这是一个在习得语言的过程中的文法分析的心智流程,是学习者验证文法规则有无效率的自主过程。教师的任务是负责激发起进行这项试验的动机,丰富试验的素材,辅助解决试验中遇到的困难并负责验收试验的结果。在其他的教学法中,多数教师总是预先告诉学习者试验的结果,即目的语的表层文法是怎样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然后通过训练让学习者把这个结果记下来,这是目前我们在课堂上做的最多的事。

在体现“人本教学思想”的课堂学习中,教师不是主角,不是中心,不是目的——学习者发现、发展和享受自己的语言本能才是目的。为实现这一目的,对老师实际上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对每堂课来说,老师并不是“有备而来”,而打的都是“无准备之仗”,课堂学习的内容主要是学生定的,是学生的问題带着老师走。在看似随意的课堂学习中,老师确实要“真刀真枪”地有效地帮助学生应对各种各样的困境。这对老师的知识结构、理论水平、职业素养都提出了更全面和更高的要求。

4. 教材

“人本教学思想”认为,学生是学习内容的主要制定者,老师帮助学生说出他们自己想说的话。因此,老师不需要有现成的教材,而是根据学生的问題来编教材,是边教边写,学习结束时,教材才能完成,而且每一班、每个学生的教材都是不一样的。这也是本方法与其他所有教学方法相区别的地方。

没有现成的教材并不意味着信马由缰,走哪算哪。在学习开始前,学生要和老师一起制定自己的学习目的和计划。在实现学习计划的过程中,老师要提供的教材就是更加丰富的语言材料,以此来支持学生进行各种各样的语言试验和实践。

5. 测试

因为没有教材,也就不存在什么成就测试(achievement test),我们采用的都是水平测试(proficiency test)。水平考试考查的并不是学习的结果,而是实现语言本能的能力。在

适应水平测试上,目前课堂上实行的教学方法大都感到力不从心,而“人本教学思想”所主张的学习目的和方式与水平测试的宗旨最相吻合。

以上讨论的这些问题必须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逐步得到验证和解决,但这种方法的实践在正规的教学机构很难实现,因为大家对传统的“学习”方式太认同了,太习惯了:有教科书、笔记和作业练习,有背下这本书就可以取得好成绩的成就测试,用这种方式学习太安全了。好像通过了考试,我们就具备了语言能力。

虽然“人本教学思想”在教学原则上有独特的主张,但是在一定意义上,它也是一种“综合法”,它汲取已有的教学法,如“认知法”、“社团语言学习法”、“全沉浸式教学”等方法中具体体现了“以学习者为本”的学习理念的具体做法。当然在体现“以学习者为本”上,“人本教学思想”比其他任何一种教学法都走得更远,而且它不只适用于学习的一个特定的阶段,比如像“社团语言学习法”那样只适用于初级的口语课,它是作为一种教和学的原则贯穿整个学习的过程。这个原则体现了教师对“语言”、“学习”、“人”等这些重要概念和因素的独特的理解和认识。

三、在“人本教学思想”指导下的实践 ——用“句式练习”法学习“把”结构

1. “把”字句的主要问题

一直以来,我们认为学生“把”字句的问题是出在文法结构上,然而,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

赵金铭(2003)提出了外国学生汉语语法偏误的等级序列:

- ① * 汉语中不可能出现的句子 (完全不可以接受)
- ② * ? 不符合语法格式的句子
- ③ ?? 符合语法格式的不正确的句子
- ④ ? 造得不好的句子
- ⑤ 汉语中正确的句子 (完全可以接受)

根据这个等级序列,我们对从密歇根大学中文系三年级学生的作业中收集到的 133 个有关“把”结构的病句进行了分析和统计,结果发现,在各类有偏误的“把”字句中,“不可能出现的句子”9 个,占 6.8%;“不符合语法格式的句子”48 个,占 36%;而“符合语法格式的不正确的句子”76 个,占 57.2%,这样的句子如:

- (1) 她知道她要面对现实,把现状改变好。
- (2) 我很需要那本书,请你一定寄来那本书。

(1)句的问题是不该用“把”结构而用了,(2)句是该用“把”结构而没有用。这两个句子中词的组合都符合文法,但是实际上母语者从不会这样说,这就是“符合语法格式的不正确的句子”。统计中发现,在“把”字句的掌握方面,学生的主要问题并不是句法结构上的,而是发生在语义层面上的句式误用,即该用的时候不用,不该用的时候用。

目前教材对“把”结构的讲解方式是单句内句法成分的说明和限制,如对动词、介词宾语的限制等;练习方式包括:改写句子,给“把”字句填写补语、动词等成分,翻译练习等。这些

练习还是局限在语法形式的范围内。

为了比较基于“听说法”原则的句法练习和符合“人本教学思想”的,我们称之为“句式的练习”在“把”结构学习效果上的差异,我们设计了两个练习,第一个使用的语料是一篇约600字文章,题目是“怎样吃螃蟹”。这两个练习的被试者都是密歇根大学中文系三年级的学生。

2. 句法练习

步骤:按照教科书,用课文和语法规则讲、练“把”结构。

- ① 教师将用于练习的语料“怎样吃螃蟹”中出现的12个“把”字句译成英文;
- ② 让学生把这12个句子翻译成中文——即我们教科书中常用的翻译练习;
- ③ 请5个母语为汉语的人做同样的翻译练习;
- ④ 比较两组被试的表现。

比较:

A. 两组被试的表现

	人数	句子总数	“把”字句	正确句	出现率	正确率
母语者被试	5	60	57		95%	
学生被试	10	120	32	14	26.7%	11.7%

B. 学生组语法偏误情况

应有“把”字句		错句		错误率
120		106		88.3%
结构问题句	比率	应用问题句		比率
18	17%	88		83%

统计结果显示这一练习并不成功,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把”字句出现率低。虽然练习量大——10人共翻译了120个句子,但“把”字句的使用率很低,只有32个“把”字句,占四分之一(26.7%)。

(2) 正确率低。120个句子中只有14个句子是正确的,只占11.7%。基本上没有达到练习的目的。

(3) 没有解决主要问题。有两个数字说明了学生的主要问题是什么:一个是两组被试在使用“把”字句上的差异很大,达到68.3%,这个数字说明学生在三分之二的该用“把”结构的情况下,不用或避免使用;第二个数字是“把”的应用问题错误率占到83%,句法错误只有17%。说明老师讲练方式在解决“把”结构的主要问题效率很低。

前面介绍平克的理论时提到,学习文法并不是学习多少的规则,而是要掌握将语言从深层转换生成表层结构的那个“key”,即心理语法。只对表层结构和形式进行操练,学习者缺少对这一语法单位在前后意义配合上的内在规定性的把握,因此仍然不知道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才用“把”结构。这就是“drill”这种操练句型的方式在语法教学上存在的局限——治标不治本。

3. 句式练习

对母语者来说,说话前就有了对语义的确切理解,而对中文的学习者来说,了解语义对句式的要求是最为困难的,这是中文的心理语法中最重要的,也是最难搞懂的一个“key”,

因此,具有“人本教学思想”的老师的语义分析能力一定是高超的,这种能力直接关系到教师对学生的观察和帮助是否具有针对性,是否有效。下面以张旺熹对“把”结构所进行的语义分析为例,说明语义分析研究对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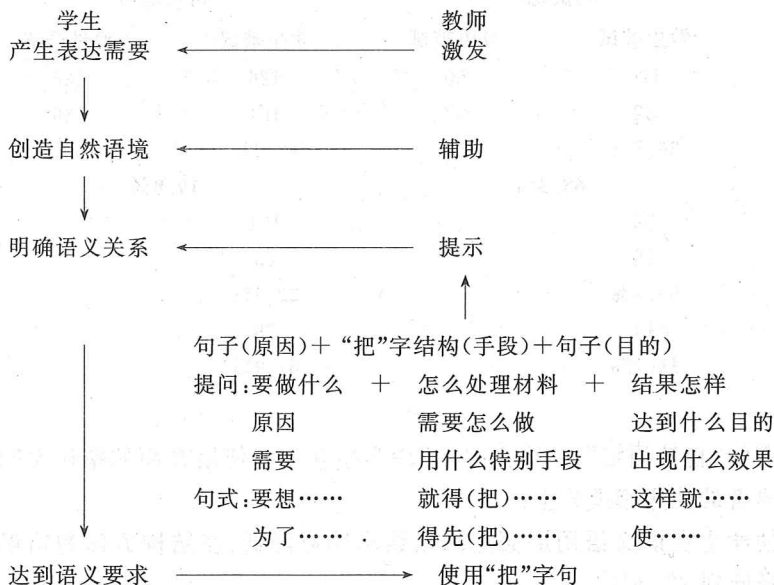
根据张旺熹的研究,“把”结构的语义核心是表达与目的意义紧密相关的语义内容,在语用上的基本规律是:它总是出现于由于某种原因而需要执行某种特定的动作行为,以达到一定的目的语境之中。其语句形式,可以归纳成下面四种形式:

- ① 标准语句形式:原因 + “把”字结构(手段) + 目的;
- ② 致使意义语句形式:原因 + “把”字结构(结果);
- ③ 引导意义语句形式:“把”字结构(手段) + 目的;
- ④ 相对独立的语句形式:“把”结构强调目的性、主观性和结果性。

标准语句形式是各种“把”结构语句形式的核心所在。它表明,“把”结构应该处于一个因果关系的意义范畴之中,即由于某种原因而需要执行某种特定的动作行为达到一定的目的。在第二个练习中,我们有效地利用了这一研究成果。

句式练习是这样做的:我跟学生说,老师喜欢各国美食,但自己不会做,你们能不能教我做一道菜?我说你们得把要用的材料带来,放在桌子上,然后演示怎么做。最后,为了让我能记住,把你教的内容写成一篇短文,备查。

做这个练习以前,我的脑子里已经有了一个工作流程,可以用下面的图示表示:



这是学生从产生表达需要到能使用正确的语句形式来实现和完成表达的一个自主过程,教师在这个过程中起激发和辅助的作用。一项重要的辅助工作就是进行有目的和有针对性的提问——语义提示,帮助学生明确一个完整的语义关系形式,使他们对于句式的选择和语句的表层结构的试验能顺利地进行下去。

这个过程的关键环节是:

(1) 创造自然语境

教师在建议表达范围后,具体表达内容由学生自己设计。所以语境是学生自己创造的,

对其中的各种限制条件自然清楚。不用被动地去理解别人制造的语境。

(2) 语义提示

教师在进行语义提示中所问的问题都是基于对“把”字句的研究发现而设计的,如:张旺熹、刘一之和金立鑫对“把”结构的语义研究。当后续句与前接句的宾语同指时,后续句倾向于使用“把”。根据这些发现,我们让学生先把他要使用的材料摆在桌子上,这些材料其实都是潜在的“把”的宾语,而“把”的宾语是“把”字句的语义重心,所以我们对这些“把”的潜在宾语不断进行提问。在语义提示下,学生会不断地用“把”结构来进行表层的文法形式——句法和句式的试验。

研究显示,“把”字句常有一些明确的词语单位作为标记。从统计来看,经常使用的形式有:因为/于是/因此/……,就把……;要想……就得把……;把……,这样就/就可以/就能/就行了……;等等。教师注意提示这些连接词,让学生顺着说下去,使学生意识到一个完整的“把”结构的语义形式,并多次重复这个经验使其不断地得到强化。

4. 句法练习和句式练习效果比较

通过统计学生短文中的“把”字句,我们得到了句式练习的研究数据,以下从两个方面比较句法和句式练习的效果:1. 使用与否 2. 正确与否

	句法练习		句式练习	
	学生被试	母语被试	学生被试	说母语者
“把”结构句子总数	120	60	126	126
实际使用	32	57	101	126
使用率	26.7%	95%	80.2%	100%
使用率差异	68.3%		19.8%	
实际“把”字句	32		101	
结构问题句	18		23	
比率	56.3%		22.8%	
正确句	14		78	
正确率	11.7%		61.9%	

比较结果后发现:

(1) 句式练习所使用的“自然语境”和“语义提示”使学生在句式使用方面的错误率明显降低。这表现在和说母语者的使用率差异上。

(2) 句式练习不但使学生在语义语用层面上的错误率明显降低,在结构方面的错误也有效减少了,从 56.3%降低到 22.8%。

(3) 正确率在句式练习中大幅提高,(1)和(2)是原因。

句式练习中“把”字句句法结构偏误的特点:

(1) “把”的宾语的错误率为零。

(2) “把”字句中沒有使用单一动词的情况。

(3) 错误集中在补语上。

因为做美食要用的材料,也就是“把”的宾语就在桌子上摆着,学生手里拿着这些材料,所以他一定会说“把这个”而不是“把一个”。在老师的提问中(语义提示),学生渐渐明确在

“把”字句中,通过行为动作后总会有一个结果,所以没有人使用不能用于“把”结构的动词,或使用单一动词。句法结构方面的错误集中在补语上,而这些错误与学生对补语,尤其是趋向补语的掌握好坏有关,并不一定说明他们对“把”字句的语义的理解有偏误。

“句法练习”和“句式练习”的比较研究结果:

(1) “符合语法格式的不正确的句子”大量存在。

(2) 句法规则讲解和做“drill”操练并不能解释和有效减少这类语法偏误。

(3) 教师的任务主要不在传授句法规则,而是以语义分析为基础,用语义提示的方式来帮助学生完成一个自主的表达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学习者对表层结构规则的试验和验证试验结果的过程。

(4) “句式练习”方式不但有助于减少学生在遣词造句和句式选用上的语法偏误,同样可以减少其在句法结构上的偏误。

参考文献:

- [1] Steven Pinker. The Language Instinct.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1995.
- [2] Steven Pinker. 语言本能. 洪兰译. 汕头大学出版社, 2004.
- [3] 赵金铭. 外国人语法偏误句子的等级序列.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03.
- [4] 张旺熹. 汉语特殊句法的语义研究.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02.
- [5] 刘颂浩, 汪燕. “把”字句练习设计中的语境问题. 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第七次学术讨论会论文选, 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编.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2.